



敬廷佑正在进行皮影表演。

暮色四合，群山被夜色遮掩。甘肃省环县合道镇陈旗塬村的一孔窑洞里，灯影闪烁间传出庄稼汉悠扬的弹唱腔。83岁的老艺人敬廷佑，操控着皮影，纵情嘶吼。站了一辈子的草根舞台，他的孔武之力似乎从未被岁月剥夺。

“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舞动百万兵”形象地展现了皮影艺术的独特魅力。在环县流传300余年的道情皮影戏，成为当地人民倾诉感情、劝善惩恶、丰富生活的美好形式。

这朵艺术之花，来自黄土地的孕育，也来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人给皮影赋予了生命，皮影亦演绎着农民艺术家的多彩人生。

“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舞动百万兵” 黄土地上的百年皮影“老腔”

道情皮影戏与众不同

灯火朦胧，人影绰约。

敬廷佑手持皮影，端坐在幕布中央，一场流传百年的皮影剧——《竹林会》，开戏了！

听说敬家班来演出，农夫们撂下锄头，放下农活，早早等候在场院门口。“多少年没听你的戏了。听一场，少一场。”遇上敬廷佑，先到一步的乡亲迎面寒暄。

一刻钟的工夫，30平方米大的窑洞，就坐满了看戏的乡亲。老乡们倚在门框上，坐在炕沿边，呷一口茶，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尽在灯影里晕散开来。

84岁的敬秀梅凝神静听，眼眸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我是听着皮影长大的，从小就爱这个。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去庙会看皮影。”她说，一出《竹林会》，仿佛将她拉回童年时代。

敬廷佑表演皮影戏已经60年有余，光影涂在他漆黑的瘦脸上，使那两块高耸的颧骨上闪烁出两片釉彩。坐在白色幕布后，他杆不离手、曲不离口，十指飞动间，幕布上的皮影人物坐卧、行走、提袍甩袖。

他的声腔粗犷雄浑，透发出磅礴的气势，在一腔三折的声浪中，道出世间百态、人性善恶。长达一个小时的演出，唱腔道白全由敬廷佑一人声情并茂地完成。伴奏的老伙计们，在击鼓拉琴之余，乘着逸兴，趁主唱要动情共鸣处，合着调子高声唱和一番。幕布前围坐的观众深深被这精湛的演出吸引，不时爆发出掌声和喝彩。

环县古称环州，位于陕甘宁交界地。宋元以来，当地百姓巧妙地运用道家的渔鼓、筒板伴奏，以道情(源于唐代道教在道观内所唱的经韵)的形式演绎道教故事，宣扬道家思想，倡导人民御敌保国。当地艺人为使道情故事更加形象生动，直观达意，逐渐把皮影引入道情，使二者达到绝妙完美的结合。

与中国其他皮影戏种相比，环县道情皮影因吸纳了道教音乐的旋律和曲调而更显婉转悠扬，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环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吴存军介绍，目前环县有40多家戏班，300多名表演艺人、60多名雕刻艺人。由于完整地保存了中国皮影艺术的原生态，并仍有许多戏班在坚持演出，环县被誉为“中国皮影之乡”。

道情皮影开山鼻祖解长春

提到环县道情皮影，不得不提到它的开山鼻祖——解长春。这位生活在清末民初的民间艺人，对环县皮影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今，环县许多皮影艺人还都尊其为师。敬廷佑和敬廷孝兄弟俩，都是他的再传弟子。



敬廷孝(左)与敬廷佑在皮影演出前练习。

解长春是甘肃环县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岁上私塾，一年后辍学。10岁随堂叔学艺，13岁即谢师另组戏班独立演出。同治初年(1862年)，陇东一带多次发生战乱，解长春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到各地卖艺。他只身逃奔陕西定边，入当地戏班，演唱皮影戏。在陕北从艺期间，他将环县皮影戏的优秀表演手法传入当地，使两地的皮影艺术在许多方面得到融合。

采访中，记者联系到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解志熙，他是解长春的直系后人。他为记者分享了这样一段事关解长春的故事：“据说长春公好学不厌，手不释卷，能言善辩。县城一个大户人家的子弟迷上了道情皮影戏，无论如何也要跟他拜师学艺。这惹怒了大户人家当家的举人老爷，他指斥长春公引诱良家子弟堕落下流，所以放出话来要砸长春公的戏班。但长春公闻言毫不畏惧，反而公开叫阵，要与对方摆桌子说理，若自己输理了，甘愿从此不再唱戏，若对方输了，就得听他收其子弟为徒。结果是举人老爷理屈词穷，服输了事。”

“与举人老爷的那次辩论，长春公肯定赢了，而且赢得让对方心服口服。这不但因为对方家族的那个子弟确实成了长春公的大弟子，还因为对方后来把其家中最出色的女子许配给了长春公最钟爱的长孙为妻，她就是我的祖母。”解志熙说。

2002年，环县举办了首届“中国·环县皮影艺术节”，在此期间，环县人民政府为解长春立碑纪念，碑上赫然题写着“道情皮影大师”六个大字。“祖爷生前最遗憾的是没有给皮影艺人挣来一个名分。现在总算有了，唱戏的也可以成为艺术大师，而不再是下九流的行当。”解长春的玄孙解志昌说。

敬家班见证皮影戏百年兴衰

在敬廷佑的农家小院里，弟弟敬廷孝拉出沉甸甸的皮影戏箱，里面整齐地

摆放着乐器、皮影等各种家当。作为敬家班的第四代班主，敬廷孝看着赖以生数十年的戏箱，仿佛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他缓缓讲起敬家班的故事。

清朝末年，敬家班的开业者敬乃良进入唱戏行当，并拜解长春为师，自此开启了敬家班的百年传奇。作为解长春传人中家族传艺最完整的一支戏班，敬家班见证了环县皮影艺术的兴衰起伏。

敬廷佑和敬廷孝师从堂哥敬廷玺。敬廷玺带领下的敬家班声名远扬，他还和同代其他艺人次数进京演出，将环县道情皮影搬上更大的舞台。回忆起学戏的过往，73岁的敬廷孝感慨万千：“师傅要求高，吹拉弹唱要样样精通。往往是师傅唱一句、我学一句，就这样学会了100多个本子，20多个本子到现在我都背得烂熟。”

敬廷孝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登台的场景。当时23岁的他唱前台，台下黑压压坐着五六百人：“线一挑起、家具(乐器)一响动，我突然两眼一黑，一个词也想不起！”

说到这里，敬廷孝从匣子里取出四弦、戴上指帽，低头调弦。不一会儿，四弦发出呜咽声。敬廷佑微微闭眸，随着四弦的节奏，甩起梆子伴奏。

遗憾的是，敬家兄弟二人这样默契的合作已中断数年。20世纪60年代是道情皮影发展的鼎盛时期。两人邀约不断，总是牵着一头驮着戏箱的驴，跋涉数十里路去演出。

“常常天没亮就赶路，太阳压山还到不了。一到戏台上，看到人多得快把戏台子都压塌了，唱一晚上也不辛苦。”敬廷佑回忆道，他经常连唱7个多小时，从天黑唱到天明。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每年的庙会演出。因年久失修，农村的寺庙多半荒败，戏班子却要在冰锅冷灶的寺庙里连住几天。生锈的锅刚擦干净、泛潮的炕刚睡干，他们又要收拾行囊，去往下一个请戏人家。

“师父一直教导，皮影唱的不只是戏，更是人生。要以德做人、以德治家、以德传艺。选了这条路，就要懂得苦中作乐。”敬廷佑说。

从小戏迷到老戏骨，兄弟俩一心扑到皮影戏上。虽是农家出身，但每年多半时间都在为演出奔波。“我一不会挖窑，二不会编耩(平整土地的一种农具)，三不会挽牛笼嘴(戴在牛嘴上防止其啃草)，只会唱戏。”敬廷孝这样打趣自己。

敬家班百年戏班历尽风雨，经历了戏班骨干成员的去世、转行、罢演。自1990年至2000年，仅十年时间，戏班就换过三茬人。而让敬廷孝深感惋惜的，莫过于儿子的弃艺转行。大约十年前，从小跟着父亲学皮影的敬登恒迫于经济压力只得放弃皮影、外出打工。对于儿子的选择，敬廷孝既觉得可惜，却也无可奈何。

古老艺术期待新人传承

时移势易，道情皮影的衰败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不少皮影艺人和爱好者担忧这门老手艺会就此失传。

不过在甘肃省环县职业中专，记者却看到了传统艺术迸发出的鲜活色彩。在道情皮影兴趣班，十几个年轻稚嫩的面庞挤在白色幕布后，三五个学生吹喇叭、打梆子，四个女学生跟着老师的指挥，唱起了黄土高原上飘荡近百年的道情。

另一间教室内，十几名学生埋头雕刻皮影。17岁的耿雍邦手握锉刀，靠近书桌的墙上，挂着他花四周时间独立完成制作的第一支皮影人。“我们家里人都爱看皮影戏。比起戏本身，我更爱‘牛皮娃娃’。”耿雍邦说，他每天都会花3个多小时学皮影雕刻。

环县职业中专语文老师刘武瑞负责学校皮影兴趣班的管理工作。在他看来，兴趣班的开设为道情皮影这一原生态艺术提供了传承的土壤：“自2012年开设以来，皮影班从最初的规模小、学生少，到现在集齐演唱、乐器、雕刻等多个方向，通过长期训练，不仅让更多年轻人对道情皮影产生兴趣，更重要的是依托校园，为古老艺术增添活力。”

如今，道情皮影戏已走进甘肃省庆阳市的多个校园。在甘肃省陇东学院艺术学院，道情皮影戏成为主修课，学校开设的皮影非遗培训班成为当地传承古老皮影艺术的阵地。

72岁的老皮影艺人刘爱帮，自14岁起拜师学艺。“在农村，我招不到徒弟了。”刘爱帮说，但成为陇东学院的外聘老师后，自己每周要进学校开展两节道情皮影教学课，他的徒弟也从“招不到”变成“多到记不全名字”。

文图均据新华每日电讯